

白居易始祖考辨新证

——新古墓志与白居易始祖问题考论

李胜超* · 崔稔傅**

目 录

1. 序言
2. 白居易始祖的纷争新证
 - 1) 白居易非胡人后裔
 - 2) 白氏始祖——白公胜探究
3. 《白胜迁神碑》等新出土资料新证
4. 结语

中文摘要

白居易是中国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由于他心为民所系，作诗为民而歌，所以受到后人的尊敬和仰慕。然而千百年来白居易因为始祖身世不断受到一些人的责难。文学研究界对白居易始祖之谜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然而学者相互质疑，一直没有定论。近年新出土的题为白居易所撰写的《楚王白胜迁神碑》、题为白邦翰所撰写的《白邦彦墓志》（白邦彦为居易之弟行简之孙）等墓碑文物的发现，为白居易远祖之谜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文史考据非常重要的考证方法，就是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新古墓志牵涉到白居易的家世与交游等诸多方面，能为解决之前争论不休尚未定论的一些问题提供重要的依据。综合各家研究成果，白居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21世纪会有较大的拓展，研究境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来可期。

关键词：白居易，白氏始祖，崔慎由，墓志，考证

* 전북대학교 중문학과 박사생, 鄭州大學 文學院(제1저자)

** 전북대학교 중문학과 교수(교신저자)

1. 序言

20世纪以来，中国大量出土文献的公布于世，也为白居易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实证资料。浙江大学文学院胡可先教授在《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一文中指出，新出土文献的运用将会扩大唐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并总结出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有三：

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实物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有助于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¹⁾毋庸置疑，唐代文学研究中新出土文献的价值已经愈受瞩目和重视，解决了文学研究中的诸多争论问题。从这个角度入手研究白居易相关的争论问题，也一定会有新的突破。1980年至今，20余年间发现了许多与白居易相关的新出土文献，包括白居易从弟《白敏中墓志》、侄孙《白邦彦墓志》、从侄女《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从侄女婿《皇甫炜墓志》，以及详细记述白氏家族祖先渊源的《白胜碑》等诸多新出土文献。另外还有不少与白居易有交游的诗人墓志的发掘，如《张浑墓志》、《郑居中墓志》、《狄兼谟墓志》等的出土。这些墓志牵涉到白居易的家世与交游等诸多方面，能为解决之前争论不休尚未定论的一些问题提供重要的依据。综合各家研究成果，白居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21世纪会有较大的拓展，研究境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来可期。

白居易的远祖问题资料记载比较杂乱，目前学术界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种观点：一为出自平姓，二为出自姬姓，三为源于西域胡姓。综合各位学者观点，又有许多矛盾和讹误。近年来，《白胜碑》、《白敏中墓志》、《白邦彦墓志》等新出土文献的挖掘发现，为此解决白居易始祖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1) 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47-59页。

2. 白居易始祖的纷争新证

1) 白居易非胡人后裔

历来一些学者以《北梦琐言》和《唐摭言》为依据，得出白居易、白敏中兄弟为胡人后裔的结论。其实这样的结论是不可征信的。

宋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自唐大中至咸通，白中令（注：即白敏中）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邵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注：《唐书》作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²⁾

“中书蕃人事”果有其事吗？经论证应该没有，具体理由如下：

理由一：唐朝（公元618—公元907）历时近三百年，《唐会要》记载有名有姓先后出任宰相者多达455人次，使相213人次（使相：《宋史·职官志六》云：“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

《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籍及其沿革，保存了《新唐书》《旧唐书》未记载的历史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研究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

白敏中在唐宣宗和唐懿宗两朝先后两次出任宰相，《唐会要》记载这两朝宰相和使相的名单如下：

唐宣宗李忱执政时期：

宰相二十三人。李让夷、李绅、郑肃、李回、白敏中、韦琮、崔元式、李德裕、卢商、马植、周墀、崔龟从、任铭、魏扶、令狐綯、裴休、魏□、崔慎由、郑朗、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

2)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

使相十一人。魏□、杜棕、崔邺、王元逵、何宏敬、王起、张仲武、崔慎由、卢耽、白敏中、郑涯。

唐懿宗李漼执政时期：

宰相二十一人。令狐綯、白敏中、萧邺、夏侯孜、蒋伸、杜审权、杜棕、毕誠、杨收、曹确、高璩、萧置、徐商、路岩、于琮、韦保衡、王铎、刘邺、赵隐、萧仿、崔彦昭。

使相十人。卢耽、何宏敬、张允伸、何全皞、李福、崔慎由、崔铉、康承训、曹确、韦宙。³⁾

上述唐宣宗和唐懿宗两朝共出任宰相者有44人、使相有29人，根本就查不到“罗相邵权”出任宰相的记载。

理由二：崔慎由说：“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蕃人”，实际上他也没有如他说的“归矣”，并没辞官不但任官职。宰相卸任后又出任东川节度使，这表明崔慎由说“近日中书尽是蕃人”不过是一句谎话而已。显然，宋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的内容并不准确，因而不可征信。《北梦琐言》所载《中书蕃人事》条：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誠、曹相确、罗相劼权，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⁴⁾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崔慎猷为崔慎由之误写，其记录将毕、白、曹、罗等人视为蕃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可以从以下方面论证：第一，从毕、曹、罗等人姓氏来分析，《元和姓纂》载：“罗氏。祝融之后，纭姓国。初封宣城，徙岷江。周末居长沙。汉有梁相罗怀。《襄阳记》有罗象。罗氏有齐郡、襄阳、河东三族。《官氏志》，叱罗氏改为罗氏。”⁵⁾罗氏虽有自胡改姓者，但权德輿《唐故大中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襄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罗公墓志铭（并序）》载：“公讳珣，其先会稽人。蜀广汉太守蒙、晋西鄂节侯宪给、事中龔，皆以茂绩焯于前载。”⁶⁾《旧唐书·罗让传》载：“罗让字景宣。祖怀操。父

3) 「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15页。

4)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

5) 「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卷五，1994年版，第569-570页。

6) 「唐」权德輿，《权德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

响，……让再从弟咏。咏子劭权，字昭衡，进士擢第。劭京、劭权知名于时，并历清贯。”⁷⁾《晋书》卷五十七《罗宪传》载：“罗宪字令则，襄阳人也。父蒙，蜀广汉太守。”⁸⁾可见，罗劭权宗族应为襄阳一脉，远祖可追溯至蜀汉时期，而《官氏志》中叱罗氏改为罗氏是在北魏时期。因此崔慎由认为罗劭权识蕃人，应当是罗氏杂有蕃姓之缘故。经考证毕诚为东平人，其世系，《宰相世系表》载：“毕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毕，以国为氏。后汉兖州别驾谌，世居东平。”⁹⁾《元和姓纂》卷十：“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晋有毕万。汉缪侯毕。东平：后汉末兖州别驾毕谌，见《魏志》。元孙众庆，宋兖、东征将军。五代孙憬，唐卫尉少卿、许州刺史，生构、栩、椅。构，户部、吏部二尚书；生抗，兵部员外、吴郡太守，江南采访使。栩，大理正、工部郎中；生曜，御史。”¹⁰⁾毕诚为毕栩之曾孙，可知毕诚非出自胡姓。《元和姓纂》载：“《官氏志》云，出连氏改为毕。”¹¹⁾则崔慎由污毕诚为蕃姓之因与罗劭权相同。《世系表》载：“曹姓出自颡项。五世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姓，至曹挟，封之于邾，为楚所灭，复为曹姓。唐有河南曹氏。”¹²⁾《元和姓纂》卷五：“颡项元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氏。至曹挟，周武王封之于邾，为楚所灭，遂复曹氏。周文王第十三子振铎，封曹，亦为曹氏。因宋所灭，子孙以为氏。”¹³⁾《元和姓纂》未记载胡姓改曹氏，曹确为其所指蕃姓原因亦大概如此。至于白氏，唐代确有胡姓白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考证十分详实，其云：龟兹既居白山，故中国本“胙土命氏”之旨，锡龟兹侍子以汉式姓名曰白霸。其后白霸仗汉成力，归继王位，子孙相沿，遂为白氏。今《魏书》卷一〇二《隋书》卷八十三及《唐书》卷二二一《龟兹国传》，皆云“其王姓白氏”，盖其时龟兹执政者，正即此白氏王朝（公元

7) 「后晋」刘响等，《旧唐书》卷一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37页。

8)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1页。

9)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七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17页。

10) 「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93页。

11) 「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96页。

1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七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19页。

13) 「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64页。

九一至七八八年)也。¹⁴⁾因唐代存在胡姓白氏,且影响甚至超过中原白氏,所以白敏中为崔慎由污蔑为蕃人,其原因与毕、罗、曹等人大体相同,故此条后云“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崔慎由出自山东大姓,颇为蔑视白、毕、罗、曹等姓,又因诸姓杂有胡族,故污之为蕃人。崔慎由之误已深,后人不可不辨之,岂可因诸姓杂有胡族而将其一概视为蕃姓?崔慎由有此举,除门第观念之外,尚夹杂党争私怨。《旧唐书》卷一七七载:大和三年,入为户部尚书。李宗闵秉政,以(崔)从与裴度、李德裕厚善,恶之,改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宾客东都分司。¹⁵⁾

崔从是崔慎由的父亲,与李德裕关系较为亲密,皆属李党之列。白敏中属牛党,毕誠曾被李德裕出为磁州刺史(《旧唐书》本传),按理应属牛党。所以崔从之子崔慎由污蔑政党之敌毕誠、白敏中为蕃人的理由是完全成立的。

理由三: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门”记载则更让人难以置信: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白公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烘炉。少年从事夸门第,莫向樽前气色粗”。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闾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¹⁶⁾

卢发自视出身高贵而对白敏中蔑视无礼,大多数研究学者以为白敏中自己承认“十姓胡中第六胡”。如果依照此种逻辑进行推测,白居易、白敏中等白氏家族出于西域胡姓,又自称为楚公望族后裔,并且认北齐望族白建为近祖,目的是为了抬高自身门第。那白敏中为何又会当众自称胡人降低自己身份而自取其辱呢?更何况,据《白胜碑》记载,白敏中与景受乃迁移白胜之灵至东都之人。一方面高调的为远祖白胜立碑颂德,一方面又自称“十姓胡中第六胡”,自降身份,这前后矛盾之举令人难以理解接受。

《唐摭言》记载卢发“发酒酣傲睨”白敏中,这不可能是事实。试想,一个

14)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2页。

1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79页。

16)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146页。

小小的幕僚敢对自己的主人这样不敬吗？

一九七零年十月在今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附近挖掘出土一方墓志。（见图1）这原本是一方普普通通的墓志，却被一些专家、教授误认成白居易、白敏中是胡人后裔的铁证。

这方墓志由白敏中的女婿皇甫炜撰写，白敏中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皇甫炜为妻，大女儿嫁过去没多久就病逝了，白敏中又把二女儿嫁了过去。墓志的志主是白敏中的二女儿。



图1

这里仅摘录该墓志（见上图1）的前几句：

夫人姓白氏，其先代太原人也。在春秋时，胜以勇果著；当战国际，起以英武闻。暨我唐受命，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则史籀之内，代济其名矣。

志文开头提到三个人，一个是春秋时的“胜”，即白公胜，另一个是战国时的“起”，即秦国大将白起，第三个就是“破虏安边”的“孝德”。白公胜和白起是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鏐）事状》里说的白氏始祖。孝德何许人也？有两个答案。一个是白居易、白敏中的曾祖白温，他的字是孝德；另一个是龟兹国王的长子白孝德。关于龟兹国的白孝德，《旧唐书·白孝德传》有记载：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骁悍有胆力。

然而，曾有学者认为白居易、白敏中的曾祖就是龟兹国王的长子白孝德。还以《北梦琐言》卷5《中书蕃人事》和《唐摭言》卷13《敏捷》条为据，断言白敏中出身于“西蕃龟兹”是极有可能的。

墓志中提到两个白孝德，白居易、白敏中的曾祖白温（字孝德）曾任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是个文职官员，不可能“破虏安边”，更何况白温卒于唐高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安史之乱始于755年，即白温卒后的二十四年，一个已经作古的人又怎么会去“破虏安边”呢？

龟兹国的白孝德生于公元714年，白温生于公元671年，白温年长龟兹国的白孝德四十三岁，足可以称得上是白孝德的父辈，根本不是同一代的人。龟兹国的白孝德与白温的儿子白鏐（公元699年生）和白鏐（公元706年生）年龄相仿，才是同一代人。如果真如有些学者所说的“白敏中自己是白孝德的自家，必然是事实”，那么，白孝德该放在白敏中始祖的哪个位置上？是曾祖父，还是祖父？放在曾祖父的位置上，白温该放在何处？放在祖父的位置上，白鏐该放在何处？白敏中的墓志记载得很清楚“曾祖温...祖鏐...”，白孝德既不可能是白敏中的祖父，更不可能是白敏中的曾祖父，凭什么说白敏中“与白孝德同氏族”？又凭什么说“白居易必然也是龟兹移民的后裔”？

在有些学者接受白居易先世出自龟兹白姓这一结论时，也同样宜持审慎态度。陈寅恪针对《新表》所列白氏之先世“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云云，指出：“此白建既字彦举，与北齐主兵大臣之姓氏名字俱无差异，是即乐天所自承之祖先也。但其官则为北周弘农郡守，与北齐赠司空之事绝不能相容。其间必有窜改附会，自无可疑。岂乐天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实是乐天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北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厄耶？”这一推测是有见地的。虽然白氏《家状》所说“自司空（指白建）而下，都官郎中（指白温）而上，皆葬于韩城”之说未必可靠，但据1988年陕西韩城出土的居易从兄《大唐故白府君（公济）墓志铭并序》及族侄《唐故白府君（敬宗）墓志铭并序》，可知白居易祖先确曾落籍于同州韩城，并有先人坟墓葬于此地。这是对陈氏“推测”的有力佐证。

陈寅恪先生只认同白居易先世“与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的观点，但并未明确肯定白氏出于龟兹白姓的观点。

造成误解的原因是对白居易的家世了解得不够清晰，在推断龟兹移民的东进与白氏家族的迁徙时说，认为白居易从小就生长在下邳。这话缺乏实证，白居易实际上出生在河南新郑，十一岁离开新郑从父白季庚徐州别驾任所，第二年又避难越中，他怎么会从小就生长在下邳呢？

追根溯源，身为白敏中女婿的皇甫炜对白氏家族的家世并不了解，就把白敏中的曾祖白温混同于龟兹国的白孝德做起墓志来，硬把胡人的帽子戴在本来就是汉人的白氏族人的头上，从而误导了后人。而今的一些学者对资料不做科学地分析，利用皇甫炜夫人的墓志做错误的文章，非要说白敏中与龟兹国的白孝德同氏族，白居易必然也是龟兹后裔不可，实乃是错上加错。

白敏中次女墓志的出土意义非凡，它明确地告诉人们，白居易家族绝不是胡人后裔。既然像白孝德这样的龟兹王室成员尚不能在白居易家族中占得一席之地，那么，妄谈白居易是胡人后裔还有什么意义呢？

白居易早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就说：“白氏半姓，楚公族也”（白居易

易《故巩县白府君事状》），意思就是白氏始祖是楚国的公族。当然也是具有楚人血统的汉人。

根据这些新出土文献，2008年4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艳蓉的博士论文《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认为，白居易远祖为楚公族半姓较为可信。《楚王白胜迁神碑》、《白邦彦墓志》关于白居易远祖的记载，多与《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太原白公墓碑铭》、《白敏中墓志》、《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等出土文物相符，因此可以说为白居易远祖出自楚半姓说提供了新证据。白居易出自西域胡姓说没有确切的证据，应以白居易家族墓志族谱所载为是。

2) 白氏始祖--白公胜新证

白氏始祖我初步认定为白公胜。因为楚惠王将其分封在白邑，其后裔以邑为姓，所以可以称胜为白胜。又因为在楚国“邑”（类似于今天的城市）的“一把手”可以称为“公”，所以称“白胜”为白公胜。

认定祖先是件慎之又慎的大事，祖先更不是可以朝秦暮楚，不喜欢想换就能换的。有关白居易的始祖问题，现存有白居易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新旧《唐书》本传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原始史料。本文根据最新收集的研究资料进行论证。理由如下：

第一、历史估计确有文字记载。公元811年，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简称白鏗事状）里记载的很清楚：

“白氏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¹⁷⁾

17)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3页。

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

第二、有出土文物（例如墓志）佐证。墓志被人们称为埋在地下的石文字，其最大特点是保存环境特殊，只要不出土就不会被扰动，因此被视为珍贵的可信的历史资料。

1984年1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集结专家学者编纂了《千唐志斋藏志》，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收录有《唐故中大夫行太子内直监白府君（羨言）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白羨言志》），原碑石现藏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千唐志斋。该志云：

君讳羨言，唐之闻人也。昔天命祝融，制有于楚。泊王熊居太子生胜，避地于吴，锡号白公，爰命氏矣。胜孙起适秦为良将，爵武安君。始皇践祚，思武安大业，封太原侯，今为太原人也。后十五叶生建，仕齐为中书令，赠司空公。生曾祖士逊，齐为散骑侍郎。生大父君恕，参神尧皇帝霸府仓曹转开府大将军加太常卿。生皇考大威，持节沧、绵、梓三州刺史（以下略）。

志文中“天命祝融，制有于楚”作何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名轩辕，号有熊。颛顼，黄帝之孙，号高阳。祝融，颛顼之后裔，楚人始祖。《史记·楚世家》记载，颛顼帝的后裔陆终的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赐姓半。季连的后裔熊绎在荆山（位于湖北西北部）一带建诸侯国，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公元前740年，熊绎的后裔熊通自封为武王。公元前689年熊通的儿子又迁都郢（今湖北钟祥），定国号楚。

这段话主要讲述的是半姓和楚国的来历。它告诉人们，祝融是楚人的始祖，楚国为半姓人所建。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鏗）事状》中说的“白氏半姓，楚公族也”就源于这里。《白羨言志》记载“胜孙起适秦为良将，封武安君”，和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鏗）事状》里说的“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是一致的。《白羨言志》还记载他“享年七十，以先天二年正月廿七日终于京兆里第”。由此可知白羨言生于644年，卒于713年，比白居易早出生128年。

这就表明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鏞）事状》里记述的内容，先于他一百多年就为人所知晓。

第二方墓志《大唐故汴州封丘县令白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白知新志》），原碑石藏于开封市博物馆，志文云：

公讳知新，太原晋阳人也。自楚王开国，代济其美。白公受县，不隕其名。乃后疏泾水以厚秦，坑长平而燔赵。……高祖建，北齐司空。曾祖逊，北齐散骑常侍。祖君愨，皇嘉州刺史。父弘俨，皇潭州泉事参军。……以开元三年九月十七日终于官舍，春秋六十一。（以下略）。¹⁸⁾

志文中记载，“自楚王开国，代济其美，白公受县，不隕其名”，说的就是楚国和白公胜。《史记·楚世家》记载：“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贿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囚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乃后疏泾水以厚秦，坑长平而燔赵”说的是白公胜的后人白起。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乃挟诈计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¹⁹⁾

白知新墓志记载的内容与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里的记述也大致一样。

由《白知新志》“开元三年……终于官舍”可知白知新卒于715年，“春秋六十一”往上推六十一年，可知白知新生于655年，比白居易早出生117年。《白知新志》又一次表明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里记述的内容，先于他一百

1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1033页。

19) 「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张大可《史记今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118页。

多年就为人们所知晓。

第三方墓志——唐宰相白敏中墓志尤为重要，该墓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楚本公子胜是白氏的授姓始祖。墓志云：“白氏受姓于楚本公子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其后徙居秦，实生武安君，太史公有传，遂为望族。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

以上三方白氏墓志中都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白公”，亦即白公胜。墓志的记载可信吗？有关史书有没有记载？如果有，又是如何记载的呢？笔者查阅大量典籍予以考证。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白公”。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记载：“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郢，号为白公”。同一部书两处记载都说白公胜号“白公”。

《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召回胜“使处吴境，为白公”。

出土的三方墓志和有关重要史料表明，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鏞）事状》中关于白氏始祖的记述有根有据，绝非“杜撰”“胡编”。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书中谈及文史考据三种方法。其中非常重要的考证方法，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前面提及的墓志就是“地下之实物”，有关史书及文献就是“纸上之遗文”。“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已经有力地“释证”了源远流长的白氏家族的授姓始祖就是白公胜。

既然白居易关于白氏始祖的记述有地下之实物（墓志）与纸上之遗文（史书等）“互相释证”，理应确信无疑，那么为什么自宋至今不断有人“质疑”呢？这是因为后人在引述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鏞）事状》中“乙丙已降”这四个字出现了错误，无形之中对白居易造成了伤害。

譬如：南宋陈振孙（1181—1262）在他编著的《白文公年谱》中把“乙丙已降”写作“白乙以降”，“乙丙”写成了“白乙”；“已降”写成了“以降”，错误地臆测“乙丙”就是春秋时孟明视的儿子白乙丙，说什么“白乙为秦将，去白胜几二百年，而云白乙以降，则反以为白胜之后裔，又何其考之不详也！”这句话意思是说，白乙丙比白公胜早二百年，白公胜应是白乙丙的裔孙，白居易却把白乙丙

当作白公胜的后裔了。“又何其考之不详也”，不仅仅是说白居易考察不周，言外之意是指责白居易伪造祖先。

再如：清代学者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在《日知录》卷二十二中说：“白氏，唐白居易自述家状曰：出于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白乙丙见于僖之三十二年，白公之死，则哀之十六年，后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谓乐天不考古，一至此哉！”²⁰⁾

顾炎武也同样错误地臆测“乙丙”就是白乙丙，与南宋陈振孙的看法一致。

由于陈振孙、顾炎武等大家在引用白居易的文章时犯了粗枝大叶的错误，没有深入考证。一下子就将白居易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伪造”祖先的帽子就这样戴在了白居易的头上。这样的错误尤其出于大家之口，其影响非常深远，时至今日这种谬误还在流传。

蹇长青先生《白居易评传》一书中，第一章第一节引用白居易在为其祖父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鏞)事状》中，也是把“乙丙已降”误作“乙丙已降”，封口的“巳”当成不封口的“已”。蹇先生云：

白氏，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

白居易在自述其种姓与世系时同“楚公族”联系起来，又把从白公胜、白乙丙到秦武安君白起勾勒出一条“代为名将”的显赫世系，其姓氏阔阔，真可谓冠冕堂皇，令人钦羨。无奈大抵自白建以上的世系，都是杜撰的，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因而累累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和批评。

都是四个字，白居易说的是“乙丙已降”，陈振孙说的是“白乙以降”，还有人说的是“乙丙已降”，到底哪个正确笔者进一步进行探讨？

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71卷本，²¹⁾为宋代绍兴年间(1131—

20)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第1702页。

1162) 杭州地区刻本，距今差不多九百年，当然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该刻本中《故巩县令白府君（白鏗）事状》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作“乙丙巳降”

自宋代到如今，在“乙丙巳降”这四个字上一错再错，从而严重地伤害了白居易的声誉。

在古文献里，在有些历史学家眼中，对白公胜“夺权”的看法并不好，称他制造了“白公之乱”。如果说白居易在《白鏗事状》里编造祖先，为什么不编造一个声名显赫、有贤德美名的人作祖先呢？

3. 《白胜迁神碑》等新出土资料新证

2001年出土白居易所撰写的《白胜迁神碑》，是当今分析研究白居易始祖非常重要的史料。龙门石窟副研究员张乃翥《记洛阳出土的两件唐代石刻》还原了此碑挖掘现场的真实情况：“公元2001年5月，中国洛阳龙门山南麓在修建公路时，工人意外挖出巨大石碑一通。有乡贤非常珍爱，祈请东移，巨碑被迁移落座于伊阙之西畔。该墓碑呈现青色石灰岩质地，由碑座、碑身两部分紧密相扣而构成，碑座立面呈梯形，上宽206厘米，下宽220厘米，高79.5厘米，厚均93厘米；碑身底宽165厘米，206厘米，肩宽155厘米，高502厘米，厚均48厘米。碑顶螭首，圭形篆额题曰‘白氏始祖楚王白公胜陵之碑’。碑身中行，大字楷书‘楚王白公胜之陵’七字，字径37厘米左右。陵题左首，楷书志文六行，行满57字，字径5厘米……陵题右绪，楷书两行，其一云：‘河南尹白居易立’，字径19厘米；其二云：‘大唐大和五年岁次辛亥五月戊戌朔五日元稹拜书’，字径9厘米。”²²⁾碑文象之于下：

楚王白胜迁神碑

21) 「唐」白居易，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2) 张乃翥，〈记洛阳出土的两件唐代石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 第1期，第21页。

公讳胜，其先半姓，楚公族也。楚平王太子建，遭谗奔郑，郑人误杀之。建子胜，与吴员奔吴。惠王立，诏公返楚，以为巢大夫，封白邑，号白公，因氏焉。公思报父仇，请兵伐郑，惠王许之。而兵未起，适晋伐郑，郑求救于楚。令尹子西受赂与郑盟，公乃大怒。及周敬王四十一年七月，遣部将石乞袭杀子西于朝，劫惠王，踞郢都，立为王。会叶子高救楚，公兵败，殒于山，石乞葬之。其地无知之者。公享年五十五，子五：曰乙丙，已降张；四子奔秦，咸为名将。幼子居楚，湮祀焉。洎大和五年正月，余守河南，前相国武昌军节度使元稹书至，云部属于荆山之谷，瞻拜公之墓垅及楚简公之佩剑铭。土人曰：公九世孙起，拔郢，拜祖于此，云云。余狂喜不置，曰：此诚天助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白氏始祖之兆，逾千载于今面世 此非天意耶！
公孤眠江汉间地处僻壤，为祭祀计，族亲议迁葬，遂遣敏中景受奉公之灵至东都。其年五月五日，安神于龙门之南阜，礼也。裔孙白居易拜撰，微之书，铭石以志。²³⁾

据唐史明确记载，在公元829年，大和三年夏，白居易“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²⁴⁾ 公元 830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太子宾客分司白居易为河南尹以代韦弘景”。²⁵⁾ 查阅后期文献资料，开成元年(公元 836 年)皇帝授予白居易同州刺史，但白氏“辞疾不拜”，²⁶⁾ 竟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缘由留守在东都洛阳。

从碑中记载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能与唐史记载相吻合，亦可与白居易诗文中所述白胜之事相互佐证。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白胜之墓原在荆山之谷，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因元稹部属偶然发现此墓而告知居易，居易欣喜不已，遂派遣从弟敏中、侄景受迁灵至东都安葬。此与白居易《送敏中归豳宁幕》诗颇合：“六十衰翁儿女悲，傍人应笑尔应知。弟兄垂老相逢日，杯酒临欢欲散时。前路加餐须努力，今宵尽醉莫推辞。司徒知我难为别，直过秋归未讶迟。”²⁷⁾ 诗作于大和五年，白居易出任洛阳尹，敏中佐邠宁节度使李听幕。但敏

23) 同上。

2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0页。

25) 同上。

26) 上揭书 第560页。

中一直在洛阳，直至秋天才到达邠宁，应是受居易命奉白胜之灵至东都安葬的缘故，这是白氏家族极其重大之事件，故需请假多月操办此事。可见，此碑与白家史实颇合。碑文中关于白居易远祖的记载与《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相吻合，记载白胜事迹十分详细，最值得重视的是，文中云：“子五：曰乙、丙、己、降、张，四子奔秦，咸为名将。幼子居楚，湮祀焉。”这几句话表述极为重要，《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云：“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己降是也。”陈振孙、顾炎武、等人多将这段文字误解，他们认为居易所说“白乙丙”为白胜之后，今据《白胜迁神碑》，则白胜有五子为白乙、白丙、白己、白降、白张。前四子赴秦，皆为重用，皆乃当时名将，《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之“代”与“咸”字形十分相似，当为“咸”之误写。此白乙与《左传》中“白乙丙”非为一人。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白居易所写《事状》关于白胜之事并无重大错乱，乐天为顾炎武等人讥讽误解，确实冤枉。从另一角度来说，此碑成为白居易远祖出自楚半姓说的重要佐证。白居易晚年居住洛阳十八年，其故居在洛阳城东南履道里（今安乐乡狮子桥村东），据白居易《履道里第宅记》、《池上篇》等文记载，原宅第十七亩，风水水木极佳。洛阳市有关部门批准，拟在此地修复白居易故居纪念馆。

白居易去世后，家人从命，将其葬于洛阳龙门东山琵琶峰，后裔世居洛阳。现将白氏后裔居洛情况考证如下：

白居易子阿崔少亡，从李商隐为其撰写的墓碑铭中可知以景受为嗣：“子景受，大中三年，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侍太夫人弘农郡杨氏来京师。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有关史料及白氏古谱均记载景受为白居易兄幼文次子，似乎合情合理。我们提出疑问：从小跟着白居易的阿龟哪里去了？阿龟实乃白居易弟白行简之子，自幼为白居易抄抄写写，白居易藏于苏州南禅院、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香山寺等地的诗集便是由他抄写完成的。白居易非常喜欢他，在多首诗中提到他。

27)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3页。

2000年4月，有人发现龙门白园僻邻的郃庄村民韩从丰家收藏有一块景受之子白邦彦的墓志，据称该墓志出土于1940年左右，出土地点在琵琶峰左侧，最初韩家用来做饭桌，后做洗衣石，几经磨砺，现三分之一字迹已毁。全文如下：

君讳邦彦，其先太原人也。远祖起，秦时有功业，封为武安君。自汉魏已降，轩冕继袭迨于唐朝募然不□。曾祖讳季庚，皇任襄州别驾，赠大理少卿。王父讳行简，皇任尚书膳部郎中。考讳景受，皇任监察御史。先府君婚杨氏，即汉太尉震之后，门族不书可知也。外祖讳鲁士，皇任长安县令。太夫人□淑德懿行，为闺门之□表。□□婴孩丁先府君忧□幼学之年，以孝事，以敬奉□礼□□者，白氏门阀业文进身，□初□□□□□□□□□□欲俾，儒风不坠，七岁学诗，每赋咏必问□徒□于清□固才慧天纵也。太夫人以苟器重之□□以仁义于育，以慈和克大，白氏之门不幸天夺所愿，寢疾周年，以咸通四年二月廿三日辞世于履道里第享年十八□年月不便未归柩先府君堂，以其月廿七日权厝于洛阳县委粟乡□严，□德行可以齐颜子年夭□同乎□于□□□□□□□□兄邦翰迁迢□□□君之文□万木□□焉泣血志之日阳春□□云□□□虽长逝名誉蔼然□□□□□□者天，良□□□大□，□□□□。

“王父（即祖父）讳行简，考（即父亲）讳景受”，该碑文清楚地记载了白景受为白行简之子，可以肯定白景受即阿龟无异，阿龟为白景受之乳名。

此外，查阅今存世的几种版本的白氏文集，未见此碑序文的记载。所以白胜迁神碑的出土，对白居易始祖谜团解开意义非常重大。

该墓志的发现至少可以解开三个谜团：

(1)证明白居易之后裔非五世单传。据白氏古谱记载，二世景受、三世邦翰、四世思济、五世奏绩皆为单传。而该墓志则证实白居易后代自三世起即有二门白邦彦的存在。至于该门分布何处？尚待进一步考证。

(2)证明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并非伪文。古今一些学者认为白居易自撰墓志铭为伪作，理由一：文中称“三侄：长曰味道，次曰景回，三曰晦之”，但据白氏古谱记载，仅兄白幼文即有三子：景衍、景受、景回，其弟白行简至少二子，阿龟自小跟随白居易，另一子随其父。因此，白居易应为“五侄”，而自撰

墓志铭仅称“三侄”，颇为可疑；理由二：文中称“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乐天即有侄，为何以其侄孙为后？白邦彦墓志证明白景受为行简之子，白居易即已确定景受为嗣，他说的三侄系景衍、景回和行简的另外一个儿子晦之。至于“以侄孙阿新为之后”，这里的阿新当是景受之子，白居易不提嗣侄，而提侄孙也是合乎情理的。

(3) 一些专家认为，现今龙门香山琵琶峰的白居易墓为清人所修，白居易原墓应向南一公里香山之阳。该墓志的出土说明这些专家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证明琵琶峰至少葬白氏三代人，只是因为白居易为历史文化名人，后人给予突出而已。

据《宋史·真宗纪》记载：景德四年，宋真宗至洛，命人寻访白居易后裔，封白居易六代孙慕圣（字利用）为河南府学助教。白氏后裔受到皇帝接见并受御封，其后人引以为荣、津津乐道。

大明辛未进士、监察御史白良辅，乃白居易三十六代孙，所著《太极解》、《律吕新书释义》、《中庸肤见》行于世。白良辅与刘健、阎禹锡并称“洛阳三贤”，今三贤祠遗址尚存，位于洛阳老城东关。

祖先并不是随便乱认的。白居易认白公胜为始祖，正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体现，无可挑剔。

既然白居易出自西域胡姓说没有确切的证据，目前还应以白居易家族墓志族谱所记载的为准。近两年新出土《白邦彦墓志》云：“君讳邦彦，其先太原人也。远祖起，秦时有功业，封为武安君。自汉魏已降，轩冕继袭，迄于唐朝，募然不绝。曾祖讳季庚，皇任襄州别驾，赠大理少卿。王父讳行简，皇任尚书膳部郎中。考讳景受，皇任监察御史。”²⁸⁾白邦彦为居易之弟行简之孙，其远祖之记载与《白居易墓碑铭》、《白敏中墓志》、《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等皆同。可见，白居易远祖为白公胜较为可信。

28) 胡可先，〈文艳蓉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文献》，2008年第2期，第29页。

4. 结语

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行比较参照研究。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有关白居易家世生平的新出土文献颇多,这样为白居易研究的新开拓和深入挖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文献,故而本文也通过这些文献,解决或论定了白居易的始祖问题。这也证实了王国维于20世纪初提出的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研究方法,而且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和传世文献的利用方便,更显示出其对于传统文史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文献史料记载相互矛盾,白居易的始祖问题,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本文利用《白敏中墓志》、《白胜碑》、《白邦彦墓志》、《皇甫炜墓志》、《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等新出土文献以及相关资料,对以上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再考证。同时,对于学术界未曾涉猎的白居易先祖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证。

文史考据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采取史料分析论证的研究方法,综合各家研究成果。通过对近二十年新出土文献的深入考证对比,去伪存真,如对白居易从弟《白敏中墓志》、侄孙《白邦彦墓志》、从侄女《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从侄女婿《皇甫炜墓志》等墓志的深入分析,以及对详细记述白氏家族祖先渊源的《白胜碑》、《白邦彦墓志》等诸多新文献的研究分析,还有很多与白居易有交游的诗人墓志的发掘文献,如《张浑墓志》、《郑居中墓综合分析志》、《狄兼谟墓志》等的新出土大量文献的考证和对比分析论证。经过笔者对上述大量文献的认真细致的考证研究分析,笔者认定白居易的始祖为白公胜。

参考文献

著作：

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颀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林宝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卷五，1994年版。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司马迁撰《史记》，张大可《史记今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期刊论文：

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

胡可先，文艳蓉，《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文献》2008年第2期。

张乃翥，〈记洛阳出土的两件唐代石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

Abstract

The New Evidence of Bai Juyi's Ancestors - The New Epitaph and Bai Juyi's Ancestor Issues

Li Shengchao · Choi, Young Jun

Baijuyi w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poets in Tang Dynasty. He was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later generations because he loved the people and wrote poems for the people.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Bai juyi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people because of his ancestor's life experience. The discussion on the mystery of Baijuyi's ancestors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literary research circles, however, the scholars have doubted each other, and have not reached a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new tombstone relics have been unearthed, such as the tablet of chu king Bai sheng written by Bai Juyi, and the epitaph of Bai Bangyan written by Bai Bang han(Bai Bang Yang is the grand son of yuyi's younger brother xing Jian). has provided new clues and evidence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mystery of Baijuyi's distant ancestors. A very important method of textual and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is to "take the physical objects underground and the legacy texts on paper to mutually explai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 involves many aspects such as Bai Juy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contacts, and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solving some of the previously debated and unconfirmed issu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various researche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Bai Juyi's research will be greatly expanded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realm of research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future can be expected.

Key words : Bai Juyi, Bai's ancestor, Cui Shenyong, Epitaph, research

투 고 일 : 2021. 10. 10. / 심 사 일 : 2021. 10. 15. ~ 2021.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1. 11. 20.